

謝里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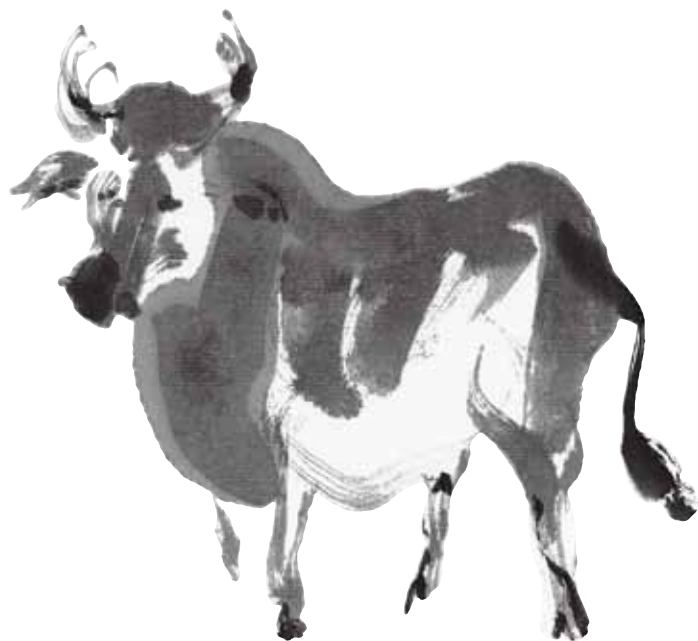
與牛相伴



謝里法作品《牧童物語》· 2009-2010 · 壓克力 · 100F (162 × 130cm)

《與牛相伴》

謝里法



《牛》系列
24×27cm·毛筆·素描·2014

終於與牛相伴走進八十歲的門檻，
受到牛的庇護，畫來更隨心所欲。

牛的龐大體軀引著我踩過一年又一年的年關，
我只看到牛的身形，不知前方還有什麼，
就這樣過了八十，人人認為是老年的歲月，
而我有牛相伴，把牛越畫越大，
畫出牛的腳印，也畫出生命的神彩。

常不知自己要寫什麼，拿起筆就寫了，
才知道寫出來的是與牛相關的情事；
畫也一樣，不知自己該如何畫，但已經拿筆畫了，
於是筆在畫布上自己找到了要畫的，
終於看到畫出來的是頭「牛」，
每當牛從畫面走出來與我照面，
有的還只是生面孔，有的似曾相識，
這一年裡我畫室已擠滿牛群，
是歷年少見的豐收。

《歸途》

為了牛力而養牛當人力的延長
牛沒有了力氣之後
還有皮衣、皮鞋、皮帶、皮手套、皮箱……
都從牛身上得來
台灣牛帶來「台灣人」的時代
踩著牛步在土地上
踩過的地從此取名叫「台灣」

我終於手摸在牛背上
順著身形滑落直到牛尾巴
然後找到牛的肚臍，摸到牛的汗水在流
不知是母牛還是公牛
可惜看到牛就騎上牛的時代已過
只想偷偷拔一根牛毛可是
雕刻家的牛沒有毛，我畫的牛也沒有毛

摸過牛的人才知道牛有毛有皮有肉有骨頭
肚子的皮繃得好緊可以敲鼓
那年到了美國我才畫牛
太多的事是出了國門才開始
說人之初在國外
手中一根牛毛做成的畫筆
與其說畫牛，不如從此畫出了牛脾氣



《里法的島國誌》油彩·畫布 130×130，2015

謝里法（1938年3月27日-），是一位出身臺灣臺北市大稻埕的藝術家。畢業於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1964年，謝氏開始旅居法國巴黎學習雕塑，並於1968年在美國紐約市學習藝術理論與藝術史。他曾是五月畫會的一員，並跨領域到了文學，同時也催生了臺灣文學研究會、臺灣文化交流中心等團體。1993年，他曾與廖修平、陳錦芳一同創辦巴黎文教基金會，設置「巴黎獎」獎勵優秀青年藝術家赴國外進修。

謝里法的版畫作品曾受到紐約現代美術館收藏。1996年開始，定居於臺灣臺中市北屯區。他曾在臺灣彰化縣推動環保藝術。有一件裝置藝術作品「漂流光座標」座落於彰化縣福興鄉福寶生態園區，使用374根漂流木所製成。目前他任教於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

謝里法的特色是他著有多部與臺灣藝術相關的書籍。其中以《日據時代臺灣美術運動史》、《和阿笠談美術》（又名《美術書簡：阿笠》）較為知名。1981年，《日據時代臺灣美術運動史》曾獲第二屆巫永福評論獎。此外，謝里法在1980年代亦出版有《臺灣出土人物誌》，描述臺灣前輩畫家如陳澄波等，亦有詩人王白淵、音樂家江文也等。今日研究臺灣藝術的學者，經常會引用到謝里法的早期著作。2017年獲頒第37屆行政院文化獎。



畫時有如與牛對話。

牛是我的創造，我為牛說話，

接著牛也有意見，經常看畫的人反覺得牛才是我的代言，牛圖裡我挖掘了自己身上的牛性，

才知道原來我是這種人！

《花園》，2016，壓克力，92×73cm

《裸祭》，2016，油彩，壓克力，92×73cm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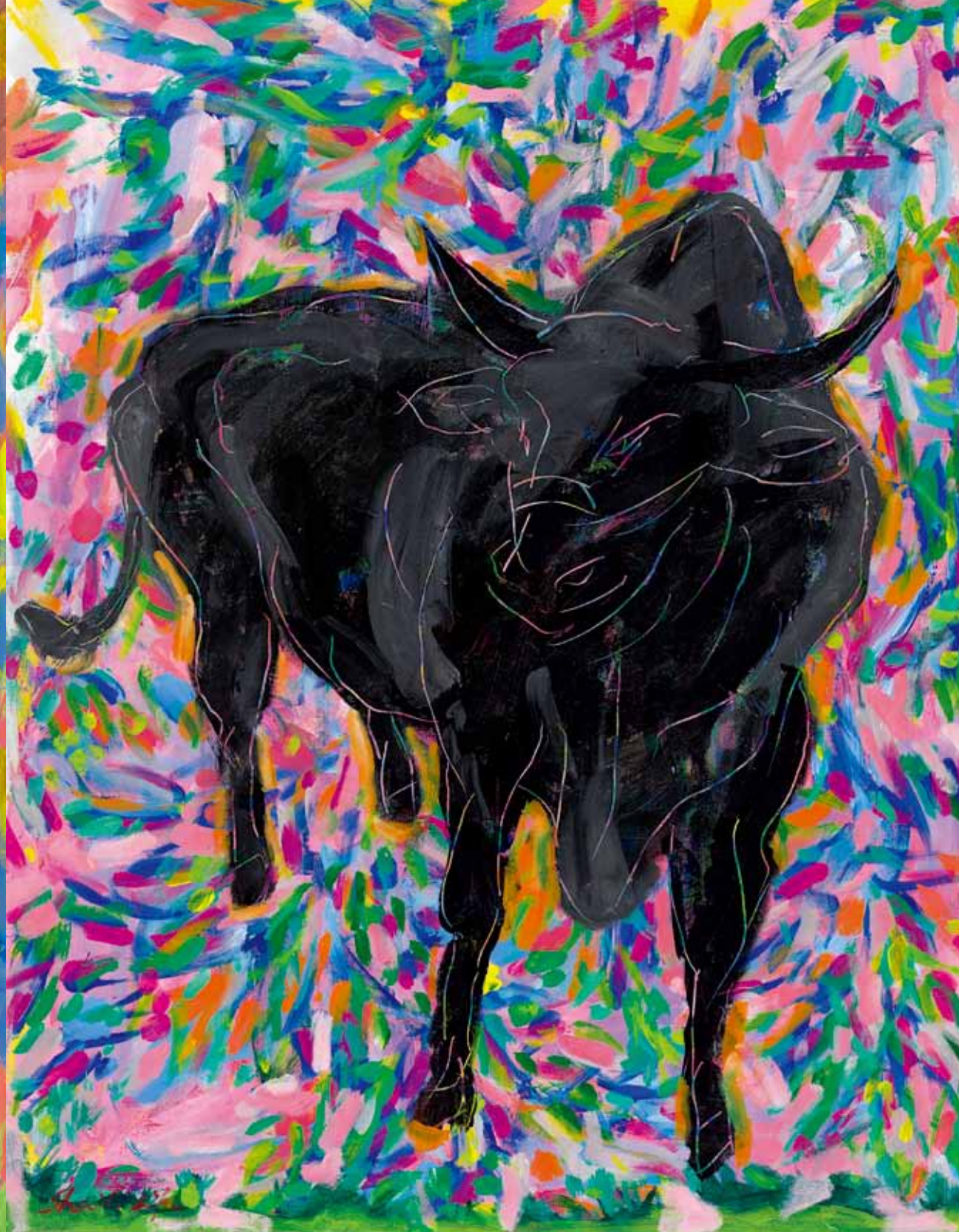




《裸祭》八聯作，2016，油彩、壓克力，92×73cm×8



《流》，80×65cm



《喜悦》，92×73cm

《素描·牛》

那些年牛的模樣常令我想起故鄉
也不過是美國電視中的牛
於是我拿起筆畫牛
若問什麼牛難畫，回答每次不一樣
腦子裡有太多的牛，每隻不同種
美國牛不長脊背，從頭到尾一條水平線
沒有背的牛，牧童不會騎
狗吠和牛鳴成了鄉野的對唱
只在風景裡點綴一頭牛
說那就是故鄉

久別了的老家，見時只在夢中
多麼陌生！
牛是我的鄉愁，在畫裡是種感覺
別以為有角有尾就叫做牛
畫過才知道，角歸角，尾歸尾
沒有感覺，只是點綴
回來一看，到處在吃牛排
不知畫牛該如何下筆！

看到牛模樣想起自己屬牛
每逢牛年，運氣更旺
說牛年出世的人牛脾氣
他只多吃一碗牛肉麵
而人把牛牽回來是為了勞動
卻說牛馬不如自怨命不好

牛任勞任怨替人耕作
而人只給他吃草，還有人想吃牛肉
山間野外常見被野放的牛
牛作的工已被機械替代，說是熬出了頭
像滿街的流浪犬找不到主人
從此畫家把牛畫得像神
頭上發出層層光環
然而田裡的人們還戴著斗笠





《曾經》, 2017, 92×73cm



《樂章 89 之 6》, 80×65cm

回台灣定居已經二十年，這之前我在國外也有二十年，不論在國內外我持續畫著牛，不同的是腳踩在自己的土地上，與牛無距離接近時，聞到牛糞的氣味，感覺到牛在身邊走動，畫筆在手中每一劃都與牛貼近，沿著牠的身形滑下，這種觸感在過去這麼多年來從未有過的。

慢慢地我找到了畫牛時應該有的質與量，知道在哪裡該有肌肉，什麼部位是骨頭，身體動起來呈現什麼姿態，甚至一頭牛的份量有多重，畫時都很認真在畫布上作這樣的探索，才明白現在我是真正在畫牛。

寫文章時我人在紐約，常引用牛與台灣人的族性作對照，想像牛沈重的身軀，四肢踩在田園土地上留下深深的印痕，對祖國大地的思念藉此表現，這種感情畫在畫布得到無比滿足，在海外的台灣人看了都有很深感受。



《旅程》，92×73cm

《智者》，2017，油彩、壓克力，80×65cm

與「牛」為伍這麼多年，捕捉牛的外型，探測牛的心性，在畫布上推演，畫中看到每一筆皆是推演過程的痕跡，才知道原來我的繪畫不外是對「牛」的一種推演。

每到一個階段回頭看自己所畫的，自問那一階段畫的是與我最接近的「牛」，只好把牛請出來告訴我，沒有一隻牛肯點頭，才知道我又失敗了。

到了一定年齡才知道繪畫到底怎麼回事，這陣子我領會到的是：畫家都有自己的語言，用來講清楚自己要講的，講完了就換別的講，別再重複。

「牛」也許會在展出之後告一段落，它不過是我用過的題材，多年來我借牛畫自己的想法，手拿畫筆在畫布上揮灑，一陣子過後接著由別的取代，好比由右手交給左手，是畫一輩子畫的人經常有的動作。





《人與牛同歡》· 2010 · 162 × 150cm × 2 · 油彩 · 壓克力



《2012年傳奇》四聯作，2012，壓克力，100F（162×130cm）×4 ▲

《影舞者牛》四聯作，2010，壓克力，100F（162×130cm）×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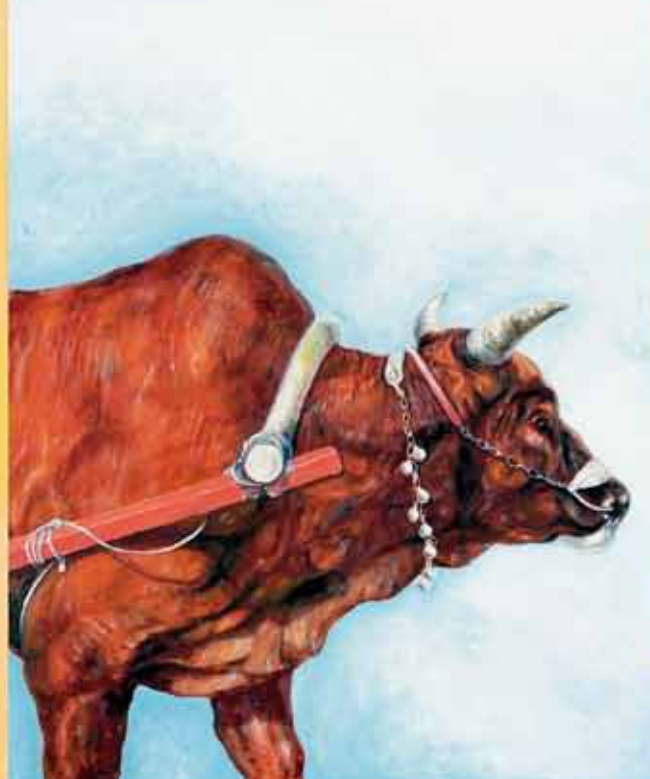




《黃金世紀 從頭說起》四聯作，2012，壓克力，100F（162×130cm）×4

《牧童物語》四聯作，2009-2010，壓克力，100F（162×130cm）×4





《牛脊背上寫下人的歷史》四聯作，2012，壓克力，100F (162×130cm) ×4

《進化論四篇》四聯作，2012，壓克力，100F (162×130cm) ×4





《悲憫》，2016，油彩、壓克力，162×150cm

美術比文學更懂得顧全認知的世界，視覺藝術關照到的萬物造型，畫家只要能捕捉受光的面，就知道另一面是陰暗，然後找到陰影，三者建構了三次圓形體，不管是社會、政治、文化，把握得住立體構造，才能說真正了解它。

雖然文字是構成文學的基本條件，卻不是文學批判者的底線，因為還有更重要的具體現實，即使是超現實的文學領域，也必須在光與影的對照下才有所謂的立體感，否則一切歸於虛無。



《賓客》，2017，油彩、壓克力，162×150cm

筆觸在繪畫的論述中是最常提到的要點，文學當然也有文學的筆觸，卻被忽略了，也許在過去自我訓練中沒有去注意，如繪畫一筆接一筆把顏色隨著筆畫堆疊編織起來，讓光的因子在畫中活動，若在視覺裡有空氣也有溫度、濕度，當然是文字也能做到的事，但是我們並未曾看到。

以畫布為舞台的繪畫，有四方形的邊界，然後製造立體的三次元空間，再推演到時間的第四次元，而後有意識和感情的第五次元，是舞台理念為出發點追尋得來的論證。所以人們又說繪畫的敏銳度是多次元，文學至今還只是平面。是我在寫小說寫詩的時候體會到的，也正是我離不開繪畫的理由。

《成長與牛》

阮義忠

她坐在草叢中的石頭上，雙手不經意的拂著身旁的雜草，偶爾摘下幾片葉子，在掌心搓揉。

和煦的夕暉映在空蕩的湖面，鋪在怡靜的山坡茶園，使老田寮山區的向陽部位洋溢著片片烘暖，背陽角落的陰霾加深了幾許。小女孩隱藏在山坳的林蔭下，打發漸暗的暮色。

我趨近她的跟前，迅速調好光圈、焦距。舉起相機的那一刻，她的神色從不解的茫然轉為不知所措的慌張，再緩和下來，露出意識到這是怎麼回事的靦腆。對象在鏡頭前的神情變化，有時仿如濃縮的生命老化過程，急速成長的現象往往會刺痛相機後面的人。

當她從草堆裡拎起一條長長的繩索，雙手俐落的將之圈圈地繞在肩膀上，才從繩子的另一端拉出那頭原本躲在坡地下方的水牛。小女孩急急得牽引牛隻跨出那片蔭地，投身在紅通通的夕陽下，步上環湖小徑回家。

我緊跟著小女孩，橫在她身前搶鏡頭。她始終低著頭，雙手俐落地重複著收放繩索的動作，像是在排遣尷尬。我試著引她釋懷，問她幾歲了，念幾年級？她依舊不抬頭，怯怯地細聲回答：「八歲！」

我不再搶拍，停下腳步目送她，直到那被牛身遮住大半的背影漸漸遠去，心頭酸酸地浮起一段塵封已久的回憶。

在和她差不多大的年紀，我被送到外婆家住了幾個

月。外婆家世代務農，總養著一、兩頭必須耕犁二分菜園、五分水田的水牛，住在那兒的我當然幹過牽牛吃草的苦差事。短暫的放牛生涯並沒有在童年階段留下足夠回味的細節，倒是成了稍稍懂事的少年時，被牽牛這件事烙過深深的印記。

上高中的頭一年，由於功課優異以及美術表現的突出，讓我成了學校的鋒頭人物，還被選為模範生。

有一回家裡的地瓜園剛收成好，父親準備犁地種花生，命我到外婆家借牛。自認在學校相當風光的我，深怕被同學看到自己跟土裡土氣的牛隻攪在一塊兒，一邊用力拖著難纏的牛，一邊把頭埋在大大的斗笠裡，垂下脖子只盯著腳前的幾尺地，盡量繞走偏僻的小徑回家，每走十來步便稍稍抬起頭快速地朝前瞄一眼，虛榮就像心頭吊著的鉛塊，讓我沈重地喘不過氣來。

在困難萬分的狀況下，我極度不安地抵達離家不遠的路口，懦懦地抬起頭來，卻正好跟一位漂亮的女同學打了照面。她那吃驚的表情，讓我感覺有如被撕破了臉，那份羞恥與哀傷將永遠無法療癒。

一次又一次的成長的陣痛，終於讓我漸漸從年少的茫然、慌張與靦腆脫身而出。

——原名 8 月 13 日「老田寮的成長」

載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映像日記〉





(上) 田裡的父子對話，多納村，高雄茂林，1978



(下) 牽牛喝水，烏山頭，台南官田，1977

(上) 快樂的農夫，南投縣魚池鄉頭社村，1979

(下) 牧童兄妹，南投縣埔里鎮，1981





(上) 泰雅族春耕，桃園縣復興鄉爺亨村，1978



(上) 伴牛吃草，屏東恆春，1977



(下) 水肥車，屏東縣高樹鄉司馬村，1978



(下) 下工，台東馬蘭，1979

宋代定期集市的縮影

發古幽思的北港牛墟

文：畢又昇／攝影：阮義忠

在台灣，仍然被保存下來的傳統交易活動中，北港牛墟——牛隻買賣的定期集市，該是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了。牛墟是傳統農業生活具體而微的縮影；研究中國社會或經濟史的人發現，它的交易型態竟與千多年前的墟市活動了無二致。站在澆糞四濺、牛氣刺鼻的市場邊，真像是進入時光隧道，回到了宋朝的地方集市。

「牛墟」是牛市場的閩南語俗稱，光從字面便令人發古幽思。唐朝大家柳宗元的詩句「青箬裏鹽歸峒客，綠荷包飯趁墟入」，其中的「趁墟」指的便是趕集。《宋會要》〈食貨〉裡有：「嶺南村墟聚落，間日會集裨販，謂之墟市」；同書的另一處有：「鄉落有號為墟市者，止是三數日一次市合，初無稅收之法。」關於這類的記載甚多，就不一一列舉了。

市集何以稱「墟」呢？宋人吳處厚在《青箱雜記》裡有一解：「蓋市之所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虛。而嶺南村市，滿時少，虛時多，謂之為虛，不亦宜乎」。

「墟」做市集解，在任何一本字典裡都能查到，不足為奇。但是，日本名漢學家加藤繁，近一步認為「墟」指的是三日一集的定期市。宋人錢易在《南部新書》裡說「端州以南，三日一市謂之趁墟」。端州約當今之廣東高要。

北港牛墟每旬三六九開市，屬三日一集的定期市，這正是宋代以來墟市的古老成規。

北港牛墟位於有名的北港媽祖宮正對面約三百公尺的堤防外，以草棚竹架圍搭在北港溪的河床上。古代的「墟」大多設在有課收的官市之外的邊緣地帶，北港牛墟的地點正是如此。

在牛墟開市的日子，天光剛破曉，清洗得頭光腳淨的牛隻便從四面八分聚集。有零零星星被吆喝罵趕來了，有用大卡車整批運到的。這裡是全台灣最大的牛市場，每次開市的平均交易量近千。進了牛墟，只見牛隻如雲，牛販滾滾，場面之壯觀難以想像。

我國古代的交易活動，同類商品交相集中而為市集，如鹽市、米市、馬市、酒市等，並設官署派人收稅管理。北港牛墟由北港鎮公所管理，待價而沽的牛隻主人得先繳進墟費，經管理員在牛臀蓋上完費章才得進場。

在傳統保守的農業社會，牛隻買賣是家族大事，藉交易獲利的牛販往往會被農夫們看不起。受歧視的他們自成團體，個個在牛墟都活躍萬分。他們使用特殊的行話，經由獨特的規則進行交易。對內爾虞我詐，以愚弄對手、想方設法揩油為榮。對外則是彼此暗通聲氣，裡應外合，專挑生客，大耍「剝活豬」的把戲。通閩南語的人，在牛墟待上半天，肯定會對那牛販子的世界驚奇叫絕。光是那一串串掛在口邊的黃腔、詛咒，就令人見識了他們的粗鄙與冷酷。

在牛墟鑑別牛隻優劣的過程有三：先查看牛齒，藉以推算牛齡，俗稱「摸壽」。再試牛步，讓牛隻繞走一番，以便觀察其勤惰與馴良程度。第三則是測驗體力，通常是將兩、三部牛車連接在一起，車輪綁死，上面載人，讓牛隻試著拖一段上坡路。

鑑別進行的當兒，各路牛販會穿梭其間，或明或暗地旁敲側擊、推波助瀾，時而叫囂嘲弄，簡直就像一齣熱鬧的三幕劇。而最精彩的壓軸戲，當然就是



北港牛墟鳥瞰：牛兒如雲、人頭鑽動。1979

鑑別結束之後的討價還價了。

只見一會兒從東邊冒出一個牛販子，一會兒從西邊冒出一個牛販子。幾個人到場子中央打暗語、比手勢，忽然一起作鳥獸散，忽然又全體呼嘯而來。當一個牛販子作勢要買，另一個牛販子會突然出頭勸阻，連罵帶咒地數落一番，以茲佐證這頭牛不值得買……。

一個牛販子的養成，須經過好幾年的學徒生涯，跟著老一輩，所學不僅是買賣技術，還有相牛、醫牛、馴牛等等。在舊農家的心目中，牛販子是遊走四方的流浪人，沒有土地也沒有收成，但又是各種奇聞軼事的傳播人。買牛通常代表著闔家興旺，賣牛則是意味家道中落，或遭逢巨變。面對牛販子，農家的心情往往相當矛盾，但在現實上又需要他們。北港牛墟的另一奇景，是聚集著許多牛用品販賣攤，除了牛鈴、牛軛、牛鞭、牛繩、牛鞋、牛藥、牛配飾，居然還有牛用化妝品，花樣繁多、琳瑯滿

目，儼然成了超級市場，令人歎為觀止。這些用品、配飾，清一色是手工製成，無論造型、質地、色澤均樸拙厚實，充滿鄉土趣味。

朝拜北港媽祖宮的朋友，何不順道往數百公尺外的牛墟一遊？聞聞那刺鼻的牛糞、牛糞，見識見識那裝腔作勢、滿口粗話的牛販子，欣賞一下那些化過妝的牛隻，還有那難得一見的牛隻體能特技大會串，以及形形色色的牛配件攤販。這樣才算不枉去了一趟北港。

對於有考據癖的朋友來說，到牛墟參觀之前，若能先瀏覽一些關於唐宋時代墟市的資料，再到現場應證，興致必定更加盎然，說不定還會又驚又喜地大叫：「太奇妙了，這兒竟完整保存了千年前的定期市墟型態啊！」

——（原載於《家庭月刊》第38期，1979年11月）



(上) (下) 買家檢查牛的牙齒，藉以判斷年齡；此乃「摸壽」。1979



(右) 試耕最能測出牛的體力。1979





(上) (下) 牛隻載重力測試。1979



(上) 交頭接耳談買賣。1979

(下) 一切買賣均為現金交易。1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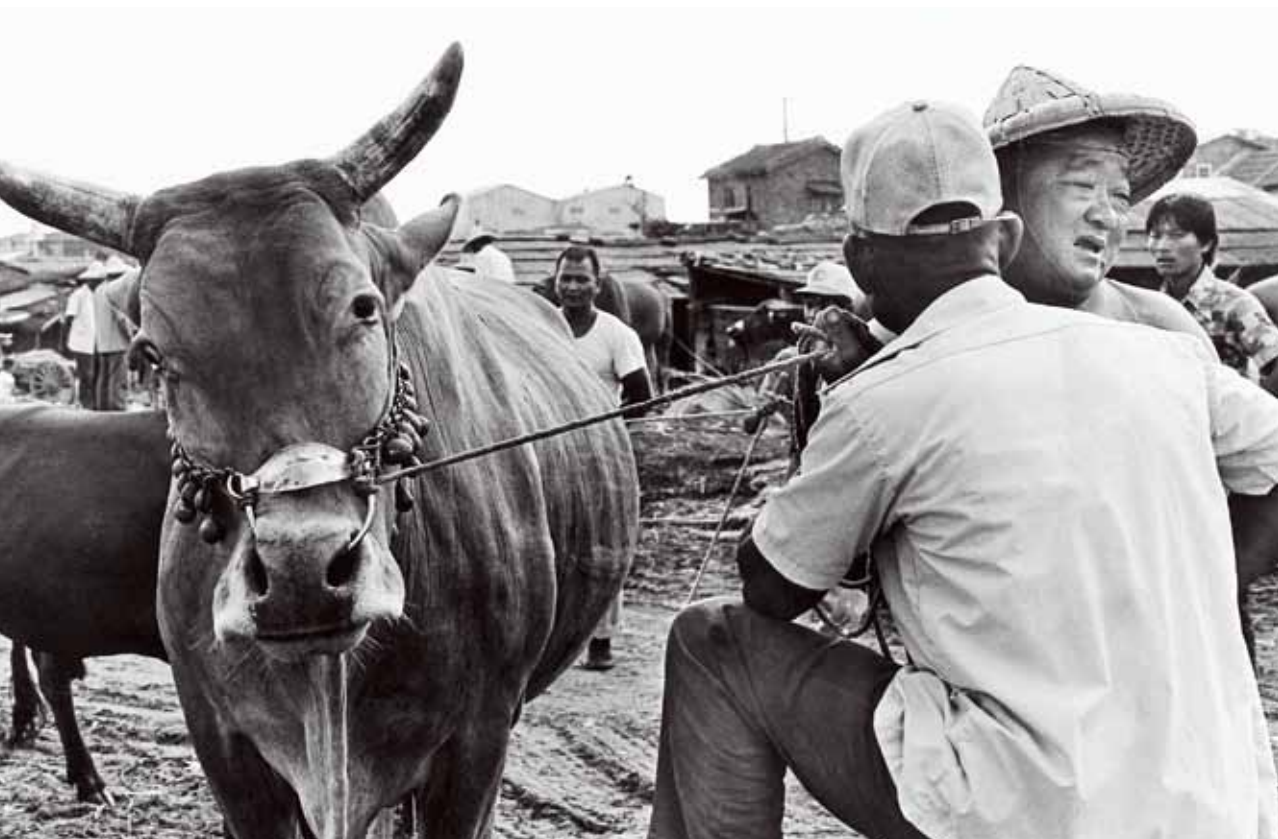




(上) (下) 忙一整天也可能生意作不成。1979



(上) (下) 與牛相關的用品應有盡有，多到讓人眼花撩亂。1979



韓

滉

四牛圖
五牛圖
曲盡其妙



韓滉（723年-787年），字太沖，京兆府長安縣（今陝西省西安市長安區）人，中國唐朝中期政治人物、畫家，太子少師韓休之子。年輕時特立獨行、不附權勢而愛好學習，因父親韓休官勳而於唐玄宗開元（713年-741年）年間而出任左威衛騎曹參軍。開元二十七年（739年），韓休逝世，韓滉為父離職守喪，期滿除服後，被任命為京兆府同官縣主簿。後又為母柳氏守喪，期滿除服後，被任命為太子通事舍人。

累官鎮海節度使、浙江東西觀察使。涇原兵變時，韓滉訓練士卒，保全東南地區；又轉輸江南粟帛，供給朝廷，深受唐德宗倚信。貞元元年（785年），入朝加同平章事，正式拜相，兼江淮轉運使。次年封晉國公，不久後去世，年六十五。獲贈太傅，諡號「忠肅」。

博雅多才，工書法，草書得張旭筆法。好《易》及《春秋》，著有《春秋通例》、《天文事序議》等，今均佚。《全唐詩》存詩二首。善鼓琴，又是著名畫家，擅畫人物及農村風景、牛驢，畫牛尤「曲盡其妙」。經常入鄉，以寫生為樂。畫蹟有《堯民擊壤圖》、《田家風俗圖》、《李德裕見客圖》等，著錄於《宣和畫譜》，傳世作品有《五牛圖》、《文苑圖》。韓滉繪畫遠師南朝陸探微。善畫人物，尤喜畫農村風俗和牛、馬、羊、驢等。其畫牛之精妙乃為中國繪畫史千載傳譽之佳話：古人說韓滉畫牛「落筆絕人」；對於其牛畜畫，陸游謂之有生難見之「尤物」，趙孟頫稱其為「稀世名筆」、金農嘆為「神物」。

《五牛圖》是韓滉在牛畜畫方面巨大成就的最有力的證明。畫面布景簡潔，僅畫有一棵小樹，著力地表現出牛的狀貌：五頭牛，各具姿態，或吃草，或翹首面馳，或縱蹄而鳴，或回顧而舔舌，或緩步而趾行，神情生動，準確地勾繪出牛的體態結構；著色自然，風格樸實，近似民間繪畫。

此圖卷從右至左，一字排開，畫了五頭姿態各異的牛，圖畫中除了五頭牛外，只有一小叢荊棘，沒有其他任何襯景，以這種完全突顯主題的方式來構圖，極其大膽，充份顯示韓滉高超的寫實描繪能力。

韓滉筆下的五牛造型非常準確，筆法簡潔老練，線條勁健有力，將五頭牛不同的體勢姿態，筋肉骨骼，肌理皺摺，甚至口鼻細毛都作了精細的刻畫，生動入微。尤其對五頭牛不同情緒神態的刻畫格外傳神，如畫中最右的一頭老黃牛正伸長脖子倚著荊棘蹭癢，露出舒適愜意



唐鄭國公韓滉朝服像，宋程懷立繪

的眼神，加之牛角呈彎月狀，將老黃牛酥癢的表情刻畫入骨。又如圖面最左邊那頭佇立不動的牛，可以看到牠的表情鬱悶，炯炯牛眼似乎正瞪著看畫的人；牛角朝前，有股隨時要鬥爭撒牛氣的倔態。仔細一看，這頭牛的頭上正套著繩，是圖中唯一被拴束的牛，其鬱悶心情不難理解。

《五牛圖》達到了神形兼備的高超藝術境界，元代的大書畫家趙孟頫盛讚：「五牛圖，神氣磊落，稀世名筆也。」韓滉作為「畫牛專家」史有定論，且除《五牛圖》外韓滉畫跡不傳於世，《五牛圖》及其後人題跋自然就成為韓滉研究的極為重要的依據。曾被收入北宋、南宋的內府。

《五牛圖》圖為設色紙本，紙質為麻紙，長20.8公分，總寬139.8公分，是目前中國最早的紙質動物畫作，已有1300多年的歷史，且為現時存世作品中最早以牛作為題材的紙絹畫，先後被宋高宗趙構、元人趙伯昂、趙孟頫及清代皇帝乾隆收藏。乾隆一直將五牛圖收於紫禁城內，直至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五牛圖自此下落不明。

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五牛圖》才出現在香港的一個拍賣會上，最終由中方以6萬港元購回，為中國十大傳世名畫之一，被譽為「鎮國之寶」，現存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真純喜犇

全圖畫於竹葉上，竹葉之長短不一，故畫牛之大小亦不一，此其所以為真純也。其所以為真純者，蓋以其神態之活潑，與夫毛色之斑斕，而為人所共賞也。此圖之出，實為中國繪畫史上之一大進步也。其所以為真純者，蓋以其神態之活潑，與夫毛色之斑斕，而為人所共賞也。此圖之出，實為中國繪畫史上之一大進步也。

此圖之出，實為中國繪畫史上之一大進步也。其所以為真純者，蓋以其神態之活潑，與夫毛色之斑斕，而為人所共賞也。此圖之出，實為中國繪畫史上之一大進步也。其所以為真純者，蓋以其神態之活潑，與夫毛色之斑斕，而為人所共賞也。此圖之出，實為中國繪畫史上之一大進步也。

走來舊歲天猶潤，頂上項項皆得有。其所以為真純者，蓋以其神態之活潑，與夫毛色之斑斕，而為人所共賞也。此圖之出，實為中國繪畫史上之一大進步也。其所以為真純者，蓋以其神態之活潑，與夫毛色之斑斕，而為人所共賞也。此圖之出，實為中國繪畫史上之一大進步也。

千載流傳在耳聞，五牛初出人間最入神。其所以為真純者，蓋以其神態之活潑，與夫毛色之斑斕，而為人所共賞也。此圖之出，實為中國繪畫史上之一大進步也。其所以為真純者，蓋以其神態之活潑，與夫毛色之斑斕，而為人所共賞也。此圖之出，實為中國繪畫史上之一大進步也。



《五牛圖》圖為設色紙本，紙質為麻紙，長 20.8 公分，總寬 139.8 公分

《五牛圖》是目前中國最早的紙質動物畫作，已有 1300 多年的歷史。



《五牛圖》局部



《五牛圖》局部



用照片說故事·讓故事傳真情

第13檔展覽

謝里法《與牛相伴》

阮義忠《台灣牛與牛墟》

韓滉《五牛圖》

主辦單位：宜蘭市公所／宜蘭市民代表會

宜蘭市 市長 江聰淵

宜蘭市民代表會 主席 林智勇

台灣故事館 館長 劉美華

敬邀

地點：宜蘭市中山路二段 430 巷 33 號／展期：2021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28 日

故事館第 2 空間於 2019 年 1 月正式啟用，一樓為傳統暗房，二樓為攝影圖書室、教室與展示空間。攝影家阮璽將於第 2 空間設立攝影工作坊，自 2019 年 1 月 6 日起開課，每期 4 天，集中於星期日上課。

報名請洽故事館／Tel：03-9334670 或

宜蘭市文化發展所／Tel：03-9325164 轉 812

或上官方網站攝影工作坊連結報名：

http://culturaltour.e-land.gov.tw/stories_of_taiwan/



牛年特展

阮義忠

台灣牛與牛墟



主辦單位：宜蘭市公所
展出日期：2021.1.1 ~ 3.28
阮義忠台灣故事館第13檔展覽

阮義忠作品：滿載蚵殼的牛車，嘉義布袋，1980